司馬文正公集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4
A1
1744
v.19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六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書啓五

與樂道書 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葢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疎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

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凉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滅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饑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腑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沉聽內視藏心于淵恬淡逍遙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自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

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
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
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
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廙相知爲日固久近蒙貺書并
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
閎才茂勲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齔
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蓽生泰

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儵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廙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廙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廙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敢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閟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范景仁書

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湖浮溴水登香菜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鏞漢斛已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竊不自揆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既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耔之大

厦旣構必使賤工從而礱斵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
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
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
者且千人皆以爲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
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
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没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
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

命矣葢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
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爲太極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其
德大矣至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修一身捨是莫
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
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
有過者焉饑飽寒燠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
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饑飽寒暑勞逸
喜怒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
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蝎處焉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爲

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佗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爲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

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簨簴士無故不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爲用也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頀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億度古法

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决彼周鏄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就使其眞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鼔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既不可得而睹聞矣盍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某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强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舍

其流取其原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衞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鬴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爲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而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爲僭不以爲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

景仁又答書

某啓辱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可不復竊謂舜巡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恃以爲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聲以考其和此樂之所由作也周之鬴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葢由横黍縱黍所爲而不稟於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止用舊聲終唐之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爲黃鍾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

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
李照胡瑗所鑄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
今太府其律又應古樂而鍾磬才中太簇是樂與律自
相矛盾也胡瑗之樂君實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
按太常鑄鍾皆有小大輕重非三代不能爲然㝡大者
今爲林鍾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
後言者相符雖經鐫鑿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
其正近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簇
商聲宋子京所謂君宫寄於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況

十二律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考工記世以爲漢儒所爲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某亦於二書深疑之近因鬴斛考其制作不復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爲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爲後世之傳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候歸陜歲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極佳此誠非舉

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黃帝莫能爲者某至潁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之晚病源乃申素問之說易爲觀覽若君實不倦亦不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焚燒鬴斛釁銅炭則然亦不可錯棄恃念不宣某再拜

與范景仁第四書

某啓近領正月十二日書續又領所賜論醫及樂書教誨勤勤感幸無已醫書固難測素問病源在其中最精奥誠如所論光前書所云者非敢廢棄之也竊謂醫書治已病

平心和氣治未病冀景仁既得其本則未可棄也然謂素問爲眞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邪此周漢之閒醫者依託以取重耳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合於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鍾律樂之末也本巧也末規矩也雖不盡善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惑焉光是以

願景仁銷新鑄之龠斛不欲使傳於後世萬一有知樂者音律既合於古矣不幸得景仁之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賢者豈肯作器以誤我更惑於其所學矣此光之所大懼也望景仁察之數日來頃暄洛城花卉如錦家兄已到光未可離此景仁既許來千萬勿食言也

景仁答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承體候已就平復不勝喜慰又云平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未嘗不平其氣未嘗不和而不能治未病某竊恐所有之藥如議之樂爾

醫與樂皆出於黃帝岐伯乃當時之工也聖人立法之時不可不如此周悉其書不若虞書周漢間依託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起於當時何則已有律至虞書同律尺量衡舜慮四方而此三物者不稟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巡於方岳下考而齊一之安得爲不恃此以爲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年以古樂聲爲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爲林鍾長六寸律皆圍九分黃鍾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鍾得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協此

乃增律之一寸以爲尺豈生於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得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之大此蓋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卽以所制律考太常鑄鍾未位最大者乃應黃鍾子位中者應仲呂前後八言高五律者不虛矣古者十二鍾皆有大小猶十二律之有長短也猶鬴斛之有輕重也以律之徑三分至鬴之方尺圓其外之百三萬六千八百分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之百六十二萬分皆無差也律者樂之本也鍾鼓云乎哉蓋病後世專事

鍾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
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得其當
猶無律而定樂也胡先生律圍十三分三釐八毫者八
圍九分者一圍八分四釐者一圍七分九釐五毫者一
外有損益而内無損益何也爲聲之不協比也黃鍾之
律短也黃鍾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律也君實若不見
過一觀龠斛某懼後世待君實爲執一而不變人也非
所聞之君實也

與景仁第五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遞中書未嘗得蓋二十三日書卽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爲養生作樂之本譬諸萬物皆知天之爲高日之爲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跂而及之耶曩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

其學之爾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爲酒所困發于耳發于牙是亦過中之所爲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爲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佗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爲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斂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

言之爾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孑遺有殷盈孫者更按考工記始鑄鎛鍾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黃鍾則是太常鎛鍾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龠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邪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一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能盡也鄙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便

也

景仁復第五書

某復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是也禮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而禁醫書也孟子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某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飲食過中非中和也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爲十三分二之大自魏晉自秦漢但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斂之大給之亦不可知也古有什一之

稅而魯什二漢什伍秦太半皆大歛也不必大其量是
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律權衡合於律而
鬴斛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合於量又與古樂聲
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爲一龠千六百四十龠爲一
鬴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爲一斛百六十
二萬分之實也自古至今黃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
法不可變亦猶是也其數與聲與尺與權衡皆稟於律
獨量爲不稟必有自來矣不見於書所以疑其自魏晉
也以胡先生樂書考之乃知其律短而聲高君實不求

此而襲先儒之誤乃云未甚解鬴斛之分者正以此也
君實深於算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尺量則煥然無
疑矣未位最正者曰林鍾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黃鍾位
也非有七律子位中者曰仲呂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仲
呂位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謬矣太常鏄鍾恐非盈孫
所爲是時尺法亡久矣安得如考工記有大小輕重之
法乎故云非周以前莫能爲者朁累論議不決特以漢書
脫文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誤也更詳思之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蔓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龢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辯是非鼎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强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胸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况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

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中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耶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鷄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

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穫充詘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猶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所以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光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閎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鰕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

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强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説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鼎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病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宣光再拜

景仁答中和書

君實示諭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在天爲中和在人

爲中和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周之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救戰國諸侯之亂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君實體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孟子曰昨日病今日愈是病亦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果决續賦三篇皆前議闕者幸詳覽焉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宜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交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勍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服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

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頓凉望慎護自愛而已

景仁再答中和書

以律以尺黄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爲銅龠君實以邕及魏晉以來諸儒之誤見貺某報以黄帝之法豈非諒直而忠告者邪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中和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爲賢爲聖以至於神而不可知生而暴戾得禮樂以教訓之則爲善良爲賢才矣不得禮樂則遂爲惡人不可悛革者也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要須見

在位設施之如何某以所有以所是奉獻而君實略不虛以受之遽欲置是二說二說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爲公而不競於爲疆辭也

與范景仁第八書

來論云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聑在鄉里作絕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於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

不受教遂棄之也

景仁復第八書

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詆李照非是最後房庶來又言二人者亦非是何則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已而依庶之說令制尺律龠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實初與胡阮非李照者近時又以前史不可刊令按前史抵誤獻十條才錄七條奉呈請詳觀之於義理可刊不可刊大抵

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史有記錄之害義理
者或爲論或爲辯以正之所以見爲學之志而示於世
注老子是也今夫樂自太祖病之太宗眞宗仁宗講求
之主上欲救正之列聖之所拳拳者葢以禮樂治國之
大而不可一日慢况樂之太簇爲黄鍾宫商易位哉君
實今所主是前與胡阮非之者君實前非李照今復主
之豈未思之邪王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
臣民事物不相干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
王朴下半律仲更嘗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

揚又下三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與范景仁第九書

聞景仁欲奏所爲樂此大不可恐爲累非細是非未論或招悔吝尚可舉措所宜愼惜也區區之懇盡託尋叟布之左右願垂識察光寧可爲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爲是光所論爲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但存文字傳於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於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景仁復第九書

義有輕重事有取捨悔吝舉措輕也可捨也樂重也不可不奏前年定樂樂工有言其非者朝廷輙配之樂之誤不及匿名事又一救得其義與悔吝取捨孰爲重哉

景仁又復書

郊壇設黃道午陛執政大臣及從官贊引初獻而引亞獻終獻可乎誤則百官瞻望以爲何如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之靈以爲何如此禮之失易見者也况樂隱奥而律呂君臣自有上下次序失則人不能知而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亦見之矣以是而思不可不慎重焉

與景仁論積黍書

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怪之必知其非疎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肝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祇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辯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又復主之光鼎時所已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為景仁以今之太府尺即黃帝

時只恐不然耳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志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爲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呂考鍾磬校尺量鑄鬴斛以求先

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靑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眞是眞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旣未有其人願景仁

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
辯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復以樂論相示亦不敢
對也

景仁答積黍書

某與君實議樂前後幾萬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
尺二事爲異同爾其餘則汎用傳記證佐而已最先者
君實以爲房庶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八字某以爲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
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爲且庶亦

不能爲也尺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曰黃鍾之龠在權衡則曰黃鍾之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爲不成文理乎隋書諸儒之論始以一黍爲一分之說若爾則黃鍾積實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謂銅律尺爲銅龠尺黃鍾萬事根本尺量權衡之所稟者而諸儒尺至有一十五種遠今千餘年無人是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爲終之乎君實以靑赤黃白黑主於温酸苦甘辛鹹主於飽謂爲某說不然五色者之於衣華於身而已五味

者之於食適於口而已烏取於溫飽而云乎哉見君實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爲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爲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陳不可持國約石淙相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說君實云必有伶倫后夔師曠始能知之某以爲三人亦不能知何則無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知之無律故也君實云示諭七條或然或否不知何者爲然

何者爲否請一疏示當爲修改某謂太府尺爲黃帝時尺考李照之律與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縱黍而累之亦牽於隋書之說也然其樂比其律高三律律是而樂非也何以知今之尺是黃帝時尺以黃帝之法爲律以起尺十二律內外皆有損益其聲和而與古樂合以爲鬴斛而其分數其輕重又與周官漢斛銘並同無毫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府權衡皆黃帝時物也其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也隋謂之開皇官尺歷唐以至於今者謂隋唐尺則人皆信之謂黃帝時尺則皆駭

矣自隋以來至唐以及五代最爲亂世而此物不變則自秦至三代至五帝而上黃帝又何疑哉千歲之日今日是也謹此復命

又小簡

樂爲小事爲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實不决是非是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年孫宣公馮章靖宋子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瑗房庶令修之君實當時與胡瑗同非李照者今所用乃李照樂君實云不改何也持國大地失脚正可以君實中和樂

呼之五方之人言語不通信然至於歌樂則一豈有我是而彼非君實之言可全廢某之言不可不盡用何則蓋無不是也古人之所不到也十二律皆有損益而和也豈不爲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

景仁答中和論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所自出也某以爲中者對外而爲言也君實曰中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

之則有中有外此書以中庸爲名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某以爲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請以堂論之身形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内皆中也若以不近四旁爲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非所謂含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旣謂之中則及其旣發當謂之外某又以爲發者由中出者也出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外又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爲名指德而言則有中有和若然則經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也此書雖以

中庸爲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證援也君實不喜老莊及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故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靜語默未嘗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誠之者也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辦哉所謂誠者非別有一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道

至矣譬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小自外而至者也鍾豈預設小大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爲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中於心而待之也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亦言心之無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能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便爲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

云發而皆中節也經曰惟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位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位者也經之末又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毛爲猶有倫則又明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與天地參矣但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也今夫穹然而體高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爲天之

用者聖人深拱法宫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其用葢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者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立天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温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怪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

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决然以爲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蔽胸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惟兾自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宣

秉國論中和書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爲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

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爲日爲南方爲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爲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修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葢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本此又衆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於用則爲蔽塞爲睽乖爲不行爲患難無此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

天地聖人之心乎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六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七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書啟六

答韓秉國書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作

光啟丁通直來蒙貺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

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
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諭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
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
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
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
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謂虛者非
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
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

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

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眞能獨居宴坐屛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欻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靜語默飲

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横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旣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

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爲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元豐八年三月十五日作

光啟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

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

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已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坱埤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睿知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

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況佗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傅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

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温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今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爲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屼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驚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人望先

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竊獲接待之久蒙知顧之厚今得
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爲人作碑誌已
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撰
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敘不可爲之故頗詳是後又辭
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
往弔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
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
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
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

畢足下必盡察之矣況先公淸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
星決不沉沒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
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羣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
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
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
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兾大君子聰明
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懅恐悸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啟縣人來蒙示啟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

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闒閻之人遽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

名浮於實者也性贛滯不曉時務比又若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絏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胸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

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勸黜惰皆决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已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没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罔無

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
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
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比者止成一樸
儒而已竊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精孝弟隆
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睎仰聲采固非一日不意
過聽遽詒之話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夫孝弟者仁義
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闚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顏
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
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爲之不枯足下姑進德修業但恐

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㳂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旦復出輙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與呂晦叔簡

光啟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寀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愊雖日夕接武猶隔濶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覿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

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致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

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啟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於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逮人齪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汚衣潛逃湔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己有也

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僶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為朝大夫任為部刺

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卽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决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答吕由庚推官手書

光再啟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內援史官但答云所上疏內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廷於禁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採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汩沒矣更希裁度

光再啟

貽劉道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

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敘傳差卻數板亦不寤其他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里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貽范夢得

光前者劄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

得無郄成淹滯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事下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銑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他皆倣此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日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

其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類及爲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諶草創子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爲棠谿氏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事尾者也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如左傳子罕辭王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他官則附於到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本目之下至時雖别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者月日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

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
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
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
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
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
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
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
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
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

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爲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爲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

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諠譁竊恐非宜肅宗時李泌誦黃臺瓜辭之類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已詔李德裕討澤潞諭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謫以何罪亦須存之或文繁多節取要切者可也妖異有所儆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爲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爲人所忌或爲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僞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詼諧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自已見最可憐石野豬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

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其長編已寄還道原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確無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爲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來不妨鼎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指揮別寫及揩丘皆切摩擦也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

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已

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兩卷並告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强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僱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

逐處利害不同卽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勑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

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爲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飢不可不豫爲之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

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煑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卽一切住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

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
今既擒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
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
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
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
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
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
前日簾前宣諭止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
事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

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
異以成聖志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爲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奏
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
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驁由
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
未可與也俟大臣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
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 詔曠然歸以

侵疆赦其罪戾自今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
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則大
是悠悠徒爲玩令一無所益須别立法一應漢户熟户與
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
示許人陳告即時支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
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
却一兩箇方能禁絶若西人往年興兵壓境以脇慶州劉
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敝而去河東經略司
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

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石時更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繫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亦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狃於得志以爲南朝易與大舉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畧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置熙河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

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茫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於逐處置庫量留些小金帛遇冬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者賞以銀楪子銀盌綵段如何又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數千賞故也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騍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騍馬何爲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

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牧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故也今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嘗言軍賞誤何時嘗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編止有兩複吏去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彼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卽位務崇寛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牒與如此則彼此相彌縫且有名又不失大體不乖此際爲之萬一彼微爲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算其多者

司馬文正公集卷七十七終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誌銘一

太子太保龎公墓誌銘嘉祐八年作

公諱某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成武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秦國公妣陳氏封楚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國公妣邢氏封燕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

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君佗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為法曹頃之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勅授刑部詳覆官會羣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

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
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
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閤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當時服其敢言先帝始專萬幾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
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螽螟爲災民
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爲師奢
靡爲戒重惜國用以狥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
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爲之用獨龐
君天子御史耳尋授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宦者

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按宦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皆無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爲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陟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旣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

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戸部判官
上曰龎某止可三司判官邪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
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戸部副使上曰龎某豈得以
常途進之遂擢爲天章閣待制拓跋元昊僭亂陜右騷動
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
尋授陜西都轉運使慶暦元年延安鈌帥以公爲龍圖閣
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
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還諫議

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五龍州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盡距郭無幾悉爲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召問方略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爲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爲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

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某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惜民命公復之書開延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肯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

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
請用小國事大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
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
原公恐虜卒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
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
賀從勗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
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荊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
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
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誕以來雖

屢戰得氣然喪私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寖順必誠
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曷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
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
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
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爲夏國主上以西
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缺當補之四年遂
入爲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爲之
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民無
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

民雖以一子爲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至樞府上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上從之所省逾半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鼎沸以爲必生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譟二臣請以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糧賜皆有餘矣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爲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爲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

公朅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朅還當處以兩府公曰玆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儂智高反毒偏嶺南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以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復不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

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愼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而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嶺下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邕州大破之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孰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公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爲朕盡死力邪賜錢二億而已今青

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
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
論紛然以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
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
體亦爲青謀也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檢校官遷護國
軍節度使河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旣而內外訟青功以爲
賞薄者多上重於違衆復以青爲樞密使其後青卒以官
盛爲世所疑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
大藩處之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侍上久求領節度使上以

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内臣爲節度使者陛下至孝
凡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兢兢畏慎況
祖宗典法又可隳邪上乃止繇是内外怨疾頗多會道士
趙清貺與公有瓜葛親與堂吏逼謀受人賂詐許爲之求
官公聞之奏捕清貺及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
貺行數日而斃於是言事者乘此爭詆毁公協力排之始
以爲公私於清貺末言殺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
者之心五年命公以戸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東西路安
撫使旣而深悔之是歲上親祠南郊前月餘謂執政曰麗

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罪者無以異也及詔出仍厚加賜賚契丹來求上御容及劄外事數條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上悵然久之曰前者出麗某大忽怒蓋以公習知夷狄情能斷大事故也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比者陛下皇子繼夭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爲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宗廟

之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言
重禍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佗望唯陛下
保萬世之業蒼生蒙無窮之幸乃老臣之大願後數年上
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屈野水西有田與夏虜相接疆場
不明數十年來虜盜耕之麟人不能止也至是詔邊吏禁
止之邊吏頗暴掠其民公曰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
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掠之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
御夷狄也乃戒邊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曉之
虜不去召使更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仰吾私市如嬰兒

之待乳若絕之虜必自來乃禁邊毋與虜爲市虜大窮移
書於邊請遣使更議疆場使者至有日會管勾麟府軍馬
事郭恩恃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公事黃道
元率兵不滿千人涉屈野之西至忽里堆不爲戰備虜怨
邊吏之暴其民毎聚兵萬餘於境上以待邊吏至而擊之
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以饑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或
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發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
没於虜戡脫走得歸然虜以私市故猶遣使者來請退水
西之田二十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

麟州與戡議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西以禁耕者且爲州耳目光還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兵已復聚戡不敢興役及敗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爲虜所掩以至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爲名移幕府取文書公以築堡之議光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徼光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光慙怍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

不許公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佗日光見公無所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幷州年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陳朝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知定州事本路安撫使公過京師入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進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驕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卿勉爲朝廷行也公不得已請讓還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之如期復請詔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

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出於天性雖耋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嘗閑用此自娛至忘饑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爲治以愛民爲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之常曰凡爲大臣尤宜祗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法邪唯治軍差嚴有犯輒以便宜從事或斷斬剄磔或累笞取斃軍中股慄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爲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聳畏而終無

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開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爲更易無愛吝心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于第年七十六時上已不豫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吊賻其家未踰月宮車晏駕今上在亮陰故未及贈謚公先娶夫人邊氏故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封彭國夫人男五人長曰元魯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內殿崇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長適冀州支使陳琪封南安縣君次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封德安縣君早

終次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封仁壽縣君次繼適宋充國
封永康縣君次適大理評事趙彥若次封榮德縣君及幼
女皆未嫁孤元英將以其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之東
山乃謂光曰公平生知愛莫子如也子當銘公墓光自知
不文不敢辭噫光受公恩如此其大滅身不足以報然公
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光不敢以一言私焉銘曰顯允公
德柔嘉維則斂而好謀果而不惑函谷以西幼艾嬉遊邊
鄙不聳荷公之休五嶺以南復爲王土制勝廟堂承公之
祐文服武取動皆有成誰克知之維天子明天子爵祿天

子法度怨憎孔多公忠乃著膂力未愆辭榮以年子衆而賢受福之全天之生公以佐先帝綴衣在庭公適辭世迹實爲文歎石幽泉身毀名傳垂之億年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熙寧四年三月作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爲我銘公之墓光既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媾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佗人爲詳用不敢辭公諱某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侑

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
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
中契丹屢入塞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
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
判官天禧末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
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
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佗日必
當遠到秩滿爲開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
康公爲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遷

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遷兵部員外郎封鹽鐵勾院明道二年京東大饑選公爲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間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迹益顯景祐四年入爲戸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亂西鄙騷動詔以公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將爭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佗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潤畧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卽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畧

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還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爲婚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地慶曆二年詔以公爲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間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出

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涉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聚爲公壻其怨家告聚父母因聚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郴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爲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

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卽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爲禮部尚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疎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㷀者皆爲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爲人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飾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大小皆有條理

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賓友相接常垂足危坐或燕飲終日遠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佗人莫能為也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為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災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甄別人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為累者翰林鄭學士獬嘗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為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愁恐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沉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

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繼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有憾於公乘公之謫以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柏以治道路佗人謂公罹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偕爲儂蠻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輒怒責公旣納政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壞官府民居公方食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地震常理何至驚遽如此時河決棗彊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爲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優禮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

適公意凡居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帳之具皆不減爲二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及嗜讀書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非有爲而爲之也訃聞太常謚曰恭安夫人永嘉郡君劉氏先公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李敭次適供備庫副使賈世京次適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次適供備庫使任永次適歷城主簿劉忠輔貽孫及適賈

氏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蔭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曰福善之道世或疑之以公而觀決無可疑仁不遺親忠不忘君立身謹嚴當官恪勤入踐臺閣出臨藩服自少通顯逮于納祿體彊無疾資用常充年垂九十榮樂而終章綬纍纍延于九族歸從祖考是謂全福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作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眞宗以太子太保薨謚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太祖時叅知

政事贈鎭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父諱荀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淸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知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兖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

宦者梁懷古梁全一黨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議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卽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大上御名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疏開陳大義情辭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蚤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親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

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黨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

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仍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
御史勑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
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勑告屢詔令就職獻
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
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
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
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
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

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已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援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静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

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
自奉養之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
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
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
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
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
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
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栗而
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

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
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
墜焉晚年病臥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
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
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
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
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
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縣君四男
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曰由禮由

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鞠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
詩次適進士姚輝次早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葬
伊闕先塋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
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强視曰無光出門
而獻可没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也顧義不得
辭哭而爲銘銘曰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
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貿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
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司馬文正公集卷七十八終